

光武特蔡茂遷廣漢太守會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公主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係與再隆大命即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執干犯吏禁殺入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斧斤廢而不舉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與出入官省逋罪積日寃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僑逸賓客放濫宜勅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

漢光武納封建之言 後漢

光武建武十五年三月詔羣臣議立皇子大司空竇融曰宜

奉通 漢東侯賈復高密侯鄧禹等奏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師周封八百同姓諸姬並為建國夾輔王室尊事天子享國永長為後世法故詩云大啓爾宇為周室輔高祖聖德光有天下亦務親親封立兄弟諸子不違舊章陛下德橫天地興復宗統褒德賞勲親睦九族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廣地或連屬縣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陛下恭謙克讓抑而未議羣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時定號位以廣藩輔明親親尊宗廟重社稷應古今舊厭塞衆心臣請大司空上輿地圖太常擇吉日具禮儀制曰可

漢章帝聽孔僖自訟 後漢

章帝特孔僖字仲和與崔篆孫駟復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濞差時事僖歎曰若是所謂畫虎不成反為狗者駟曰然昔

孝武皇帝年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  
後德已忘其前之為善信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儂和  
之曰如此武帝亦是徇邪信駟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  
駟信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駟詣吏受訊信以吏捕方  
至恐誅乃上書自訟曰臣之愚意以為九言誹謗者謂實無此  
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  
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校改  
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深自為計徒肆私忿以  
快其意臣等受戮即死顧天下之人必曰視易慮以此闕陛下  
心自今以後終莫復言者矣臣誠為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  
不自惜則臣何賴焉謹請闕侍誅帝始亦無罪信等意及書奏  
立詔勿問拜信闕臺令史

漢章帝納壽朝之議 後漢

章帝永平十八年十一月甲辰晦日有食之於是避正殿寢焉  
不聽事五日詔有司各上封事十二月癸巳有司奏言孝明皇  
帝聖德淳茂劬勞日昃身御沆衣食無兼珍澤臻四表遠人慕  
化僬僥儋耳款塞自至克伐鬼方開道西域威靈廣被無思不  
服以烝庶為憂不以天下為樂備三雍之教賜養老之禮作登  
歌正雅樂博貫六藝不舍晝夜聰明淵塞著在圖讖至德所感  
通於神明功烈光于四海仁風行於千載而深執謙謙自稱不  
德無起寢廟埽地而祭除日祀之法省送終之禮遂藏主於光  
烈皇后更衣別室天下聞之莫不悽愴陛下至孝烝烝奉順聖  
德臣愚以為更衣在中門之外處所殊別宜尊廟曰顯宗其四  
時禘於光武之堂間祀悉還更衣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

帝袷祭高廟故事制曰可

漢順帝納劉光之奏 後漢

孝順皇帝諱保安帝子也坐廢為濟陰王延光四年三月安帝崩北鄉侯立王以不得立悲號不食及北鄉侯薨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共立王即皇帝位登雲臺召百官尚書令劉光等言孝安皇帝聖德明茂早棄天下陛下正統當奉宗廟而茲寔交構遂令陛下龍潛蕃國羣僚遠近莫不失望大命有常北鄉不求漢德盛明福祚孔章近臣建策左右扶翼內外同心稽合神明陛下踐祚奉遵鴻緒為郊廟主承續祖宗無窮之烈上當天心下厭民望而即位倉卒典章多缺請條案禮儀分別具奏制曰可

吳孫權聽都秣陵 吳書

張紘謂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故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地王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夫地有其氣天之所命立為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後劉備之東宿於秣陵周觀地形亦勸權都之權曰智者意同遂都焉

前秦苻堅納權翼之言 晉書

秦主苻堅自臨晉登龍門顧謂其羣臣曰美哉山河之固竊敬有言關中四塞之國負不虛也權翼辭讚對曰臣聞夏殷之都非不險也周秦之衆非不多也終於身竄南巢首懸白旗軀殘於大戎國分於項籍者何也德之不脩故耳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

前梁主納隗瑾之言 晉書

梁主張軌立其子寔世子及軌父卒州人推寔攝父位下令國中曰忝紹前蹤庶幾刑政不為百姓之患而比年飢旱殆由庶事有缺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答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進言曰聖王將舉大事必崇三訊之法朝置諫官以匡大理疑承輔弼以補闕於遺今事無巨細盡決聖慮興軍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謬闕則下無分諂竊謂宜偃聰塞智開納群言政刑大小與衆共之若恒內斷聖心則群僚畏威而面從矣善惡專歸於上雖賞千金終無言也寔納之增位三等賜帛四十疋

南涼主納勿論之言 晉書

南涼主利鹿孤稱河西王其將論勿論進曰昔我先君肇自

朔方髮左衽遷徙不常今誠順天心勤課農桑以供國用習戰法以誅未賓若東西有變長莛以磨之敵強則避其鋒不亦善乎利鹿孤然其言於是率師伐呂隆大敗之獲其右僕射楊檀楊檀謂之曰安寢危邦不思擇木老為囚虜豈曰智也桓曰受呂氏厚恩位忝端貳雖洪水滔天猶欲濟彼俱溺實耻為叛臣以見明主僭檀曰卿忠臣也以為左司馬

南涼主聽宗敬薦賢 晉書

南涼主僭檀曰吾今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略為之若何宗敬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由人弘實在殿下段懿孟偉武威之宿將辛晃彭敏秦隴之冠冕裴敏馬輔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俗張穆邊憲文齊楊班梁崧趙昌武同飛羽以大王之神略撫之以威信農戰並修文教兼設可以從橫於天下河右豈

足定乎僣禮大悅賜敞馬二十四於是大饗文武於謙光殿賜金馬各有差

南涼主聽孟禕讜言 晉書

南涼主僣禮羣僚于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孟禕進曰張文王築城苑繕宮廟為貽厥之業萬世之業秦師濟河淮然瓦解梁熙據全州之地擁十萬之衆軍敗於酒泉身死于彭濟呂氏以排山之勢王有西夏率土崩離衙壁秦雍寬饒有言富貴無常忽軼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二主唯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僣禮口非君無以聞讜言也

南燕主聽韓範直言 晉書

南燕主慕容德因讜其羣臣酒酣笑而言曰朕雖官齊薄恭也而

而而朝諸侯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方自古何等事也其言勃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傳也德顧命在右賜仲帛千匹仲以賜多為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卿對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自是昌言競進朝多直士矣

南燕主慕容德南徙 晉書

南燕主慕容德兄子麟自義臺奔鄴因說德曰中山既沒魏必乘勝攻鄴雖糧儲素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而聚兵積穀伺隙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久留不過驅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援之魏則內外受敵使戀舊之士有所

依憑廣開恩信招集遺黎可一舉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  
南徙於是許之

南燕主超從張華之言晉書

南燕主慕容超母妻既先在長安為姚興所拘責超稱潘求太  
樂諸技若不可便送吳口千人超下書遣羣臣詳議左僕射段  
暉議曰太上囚楚高祖不廻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  
故而降統天之尊又太樂諸技皆是前世伶人不可與彼使後  
風易俗宜掠吳口與之尚書張華曰若彼侵掠吳邊必成鄰  
恥既能徃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之福也昔孫權重黎庶之  
命屈已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况陛下慈德在  
秦方寸崩亂宜暫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  
韓範智能廻物辯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為秦太子中舍人可遣

將命降號脩和所謂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也超大  
曰張尚書得吾心矣

宋武帝賞藏疑之言南史

宋武帝時藏疑之學涉有當世才與司空徐湛之為異常交年  
少時與傅僧祐俱以通家子始為文帝所引是時宋武帝與何  
尚之論鑄錢事疑之便干其語次上因回與語僧祐引疑之衣令  
止疑之六言曰明主難再遇便應政盡所懷上與徃復十餘反  
疑之辭韻詮序上甚賞焉後為尚書左丞

宋文帝納謝述之言南史

宋文帝元嘉間謝述為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莅官清約雍  
州刺史張邵以黷貨將致大辟述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  
文帝手詔納焉述語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自將曲恕吾所

啓謬會故特見納若此跡宣布則為侵奪主恩使紱對前禁之  
帝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力焉

竟陵王罷禁

南史

顧憲之字士思遷南中郎巴陵王長史南充南豫二州事與憲  
諮事未嘗接以顏色動遵法制時司徒竟陵王於宣城臨成定  
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人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心  
切直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即命罷屯禁

魏太武除田禁

北史

魏太武以高允為秦王翰傳後敕以經授景穆甚見禮待又詔  
允與侍郎公孫質李靈胡方四共定律令太武引允與論刑政  
言甚稱旨因問允萬機何者為先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  
衆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為

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  
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况  
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飢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  
田禁悉以授百姓

魏孝文帝歎李虎正辭

北史

魏孝文帝以李虎為散騎常侍郭祚因入見帝謂祚曰朕昨誤  
授一人官祚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沈吟曰此自應  
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虎有啓云伯石辭鄉子產所  
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帝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虎正辭使朕  
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李虎官也

魏宣武納元暉之論

北史

魏宣武時元暉字景襲為給事黃門侍郎初孝文遷洛舊貴皆



難移時欲和衆情遂許冬則居南夏便居北宣武頗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還北之間至乃榜賣田宅不安其居暉乃請聞言事具奏所聞曰先皇移都以百姓戀土故發冬夏二居之詔權寧物意耳乃是當時之言先皇深意且比來遷人安居歲久公私計立無復還情伏願陛下終高祖既定之業勿信邪臣不熟之說帝納之

齊昭帝聞言謝過

北史

齊昭帝聰敏有識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望風表迴然獨秀自居臺省留心政術開明簿領吏所不逮及正位宸居彌所克勵輕徭薄賦勤恤人隱內無私寵外收人勳雖后父位亦特進無別日具臨朝務知人之善惡每訪問左右裴獲直言曾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余對曰陛下

聰明至公自可遠涉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經帝王言為宋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用兵之故致余事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踈漏澤因被寵遇其樂聞過也如此郡郡王顯與庫狄顯安侍坐帝曰須拔我同堂弟顯安我親姑子令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為非而今行之非妄言邪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久將整之以至無為耳又問王晞晞答如顯安皆從容受納

隋文帝聽言改火

北史

隋文帝時為王劭字君懋員外散騎侍郎脩起居注劭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請變火云變火以救時

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伏根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  
用功甚少救益方大上從之

唐太宗以遂良言召文齡唐書

太宗時房玄齡以譴還第遂良言於帝曰玄齡大臣不可以  
一青便示斥外非天子任大注意帝悟遽召于家後避位不出  
久之會帝幸芙蓉園玄齡勅子弟洒掃廷堂曰乘輿且臨幸有  
頃帝呆至帝嘗在翠微宮山李緯為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  
者帝曰玄齡聞緯為尚書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帝遽  
太子詹事

唐太宗召停女唐書

唐太宗遷魏徵為尚書在時鄭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建請  
為充華典冊具或言其詐矣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

陳子食膏染則欲民有飽通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鄰已  
昏陛下取之豈為民父母息哉帝痛自咎責即詔停冊

唐玄宗置裴雅卿書於座右事文類聚

唐玄宗封禪還次宋州安從官謂張說曰今朕有事岱宗而懷  
州刺史王丘籛牽外無他獻我知其不市息也濟州刺史裴雅  
卿上書數百言曰人或重不足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  
其愛人也

金世宗舉行條制金史

世宗明昌三年左丞守貞言上嘗命臣問忻州陳毅上書所言  
事其一極論守令之弊面臣問所以救之之道竟不能言上曰方  
今政欲知其弊也彼雖無較弊之術但能言其弊亦足嘉矣  
毅言及隨處有司不能奉行條制為人備在尚須出力况食國

家祿而乃如是得無虧臣子之行乎其令檢會前後所降條理舉行之

金世宗嚴修宮室 金史

世宗臨政時有司奏南此邊事未息恐財用未給乞嚴修神廟殿涼位工役上即日使趙興祥傳詔罷之

金世宗聽宗叙之言 金史

金世宗大定五年宗叙除河南路統軍使河決李固渡分流曹單之間詔遣都水監梁肅視河決宗叙言河道填於不受水故有決溢之患今欲河復故道卒難成功幸而可塞它日不免決溢山東非曹單比也沿河數州驟興大役人心動搖恐宋人乘間扇誘構為邊患梁肅亦請聽兩河分流以殺水勢遂止不塞十年召至京師拜叅知政事上曰卿奏黃河利害甚合朕意朕

念百姓差調官吏為姦率斂星火所費倍徙委積經年腐朽不可復用若此等類百孔千瘡百姓何以堪之卿叅朝政擇利而行以副朕心

金世宗納太子之言 金史

金顯宗為皇太子時有使者自山東還顯宗問民間何所苦使者曰錢難最苦官庫錢滿有路積者而民間無錢以此苦之顯宗曰貯之空室雖多奚為謂戶部尚書張仲愈曰天子富藏天下何必獨在府庫也因奏曰錢在府庫何異銅鑛在野乞流轉使公私俱利金世宗嘉納詔有司議行之

金章宗納李愈之言 金史

金章宗時李愈為刑部尚書泰和二年春帝將幸長樂川愈切諫曰方今成卒貧弱百姓騷然三义尤近北陲恒防外患兼顯泰和宮在兩山間地形狹隘雨潦湍集固不若北宮池臺之勝

優游閑適也上不從夏四月愈復諫曰北部侵我舊疆千有餘里不謀雪恥復欲北幸一旦有警臣恐丞相完顏襄樞密副使聞母等不足恃也况皇嗣未立群心無定豈可遠事逸游哉上異其言未幾授河平軍節度使

宋真宗還佛骨 宋史

宋真宗天禧初賈昌朝除國子監說書景祐中加直集賢院通西域僧獻佛骨銅像昌朝請加賜遣還母以所獻示中外悉行其言

宋真宗悉有註誤 宋史

宋真宗以馬亮為西川轉運副使時王均反及賊平生主將邀功誅繼不已亮全活千餘人城中米斗千錢亮出粟米裁其價人賴以濟召問蜀事會械送賊註誤者八十九人至闕下執政欲盡

誅之亮曰愚民脅從此特百之一二餘竄伏山林者衆今不覺之反側之人聞風疑懼一唱再起是城一均生一均也帝悟悉宥之

宋仁宗聽蔡齊釋獄 宋史

宋仁宗時蔡齊字子思為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有飛語傳荆王元儼為天下兵馬都元帥者捕得繫獄連逮甚衆帝怒使齊按問之齊曰此小人無知不足治且無以安荆王帝悟遽釋之

宋仁宗納韓絳之言 宋史

宋仁宗時韓絳字子華知瀛州歐陽脩率同列言絳宜在朝廷瀛州非所處也留知諫院糾察在京刑獄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帝禱茅山求嗣絳草祝辭因勸帝汰出宮人及限內臣養子以重絕人之世皆從之掖庭劉氏通請謁為姦絳以告帝帝曰

非卿言朕無由知不數日出劉氏及他不謹者真定守呂溱犯法從官通章請貫之絳曰法行當自貴者始更相請援則公道廢矣弁効諸請者溱遂繼

宋神宗聽王覲不戮鬼章 宋史

宋神宗時王覲字明叟舉進士為編修三司令累遷右正言進司諫時夏主新立有輕中國心覲曰小羌窺我厭兵故桀驁若是然所當優者不在今秋而在異日所當謹者不在邊備而在廟謨翕張取予之權必持重而後可洮東擒鬼章檻至闕下覲曰若羌雖就擒其子統衆如故疆土種落未減於前安可遽戮以賈怨宜處之洮岷秦雍間以示含容好生之德上嘉納之

宋高宗深然必大之言 宋史

高宗時周必大字子充在翰苑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

一時詞臣之冠或言其再入也實魯覲所薦而必大不知於政事高宗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為當然陛下虐心無我人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上深然之

元太宗納楚材之奏不屠汴城 元史

元太宗南征將渡河詔逃難之民來降者免死或曰此輩急則降緩則走徒以資敵不可宥楚材請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衆舊制凡攻城邑敵以矢石相加者即為拒命既克必殺之汴梁將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傷城下之日耳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曰奇

巧之功厚歲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

元太宗納速哥言宥死罪六人 元史

元太宗時速哥蒙古烈氏為山西大達魯花赤受命方出有回六人訟事不實將抵罪遇諸途急止監者曰姑緩其刑當入奏復見太宗曰此六人者名著西域徒以小罪盡誅之恐非所以懷遠人也願以賜臣臣得困辱之使自悔悟遷善為他日用殺之無益也太宗意解召六人謂之曰生汝者速哥也其竭力事之至雲中皆釋之

元世祖命文謙釋獄 元史

元世祖時拜張文謙為中書左丞涪州妖人胡王惑眾事覺獲捕百餘人丞相安童以文謙言奏曰愚民無知為所誑誘誅其

首惡足矣詔即命文謙往決其獄惟三人坐棄市餘皆釋之

元世祖聽言不伐交趾 元史

世祖時王師征交趾失利復謀大舉不忽木曰烏夷詭詐天威臨之寧不震懼歎窮則蹙勢使之然今其子曰尊龍襲位若遣一介之使諭以禍福彼能悔過自新則不煩兵而下矣如或不悛加兵未晚帝從之於是交趾感懼遣其偽昭明王等詣闕謝罪盡獻前六歲所當貢物帝喜曰卿一言之力也即以其半賜之不忽木辭曰此陛下神武不殺所致臣何功也惟受沉水假山象牙鎮紙水晶筆格而已

元世祖從雄飛言立御史臺 元史

元世祖時張雄飛為平陽路轉運司事與江孝卿同召見帝曰今任職者多非材政事廢弛譬之大厦將傾非良工不能扶御

輩能任此乎孝卿謝不敢當帝顧雄飛雄飛對曰古有御史臺  
為天子耳目凡政事得失民間疾苦皆得言百官姦邪貪穢不  
職者即糾劾之如此則紀綱舉天下洽矣帝曰善乃立御史臺

元世祖遣高麗質子歸國 元史

世祖中統元年庶希憲為陝西宣府使言高麗國王嘗遣其世  
子俱入覲會憲宗將兵攻宋俱留三年不遣今聞其父已死若  
立俱遣歸國彼必懷德於我是不煩兵而得一國也帝是其言  
改館俱以兵衛送之仍赦其境內

元世祖命呂文煥招降 元史

世祖至元十一年八月癸丑行中書省言江漢未下之州請令  
呂文煥率其麾下臨城諭之令彼知我寬仁善遇降將亦策  
之善者也從之

元世祖聽言釋罪 元史

許衷一名忽魯魯火孫世祖時為提點太醫院事有竊去藥  
關禮神之幣者將誅之群臣莫敢言忽魯魯火孫獨諫曰敬  
神善事也因置人於死地臣恐神不享所祭帝即命釋之

元裕宗以金尊旌董文忠 元史

元裕宗時多盜詔犯者皆殺無赦在處繫囚滿獄董文忠  
言殺人取貨與竊一錢者均死慘蹟莫甚恐乖陛下好生  
之德敕革之或告漢人毆傷國人及太府監屬虐甲盜剪  
官布帝怒命殺以懲眾文忠言今刑曹於囚罪當死者已  
有服辭猶必詳讞是豈可因人一言遽加之重典宜付有  
司閱實以俟後命乃遣文忠及近臣突滿分覈之皆得其  
誣狀遂詔原之帝因責侍臣曰方朕怒時卿曹皆不敢言

非董文忠開悟朕心則殺二無辜之人必取議中外矣因賜  
文忠金尊曰用旌卿直裕宗亦語宮臣曰方天威之震  
董文忠從容諫正實人臣難能者太府監屬奉物詣文忠  
泣謝曰鄙人賴公復生文忠曰吾素非知子所以相救於  
危急者蓋為國平刑豈望子見報哉却其物不受

元成宗嘉臺臣之議 元史

成宗大德六年十二月辛酉御史臺臣言自大德元年以  
來數有星變及風水之災民間乏食陛下敬天愛民之心  
無所不盡理宜轉災為福而今春霜殺麥秋雨傷稼五月  
太廟災尤古今重事臣等思之得非荷陛下重任者不能  
奉行聖意以致如此若不更新後難為力乞令中書省與  
老臣識達治體者共圖之後請禁諸路釀酒減免差稅賑

濟飢民皆納命中書即議行之

元成宗聽言不以修佛釋囚 元史

元成宗時中書左丞相答剌罕言僧人修佛事畢必釋重  
囚有殺及妻妾殺夫者皆指名釋之生者苟免死者負  
寃於福何有成宗嘉納之

元成宗受舊制 元史

武宗時鐵木兒不花刺合兒等言舊制樞密院詮調軍  
官公議以聞比者近侍自擇名分從內降旨恐壞世祖定  
制且誤國事在成宗時嘗有旨輒奏樞密事者許本院  
陳臣等以為自今用人宜一遵世祖成憲武宗曰其遵前  
制餘人勿輒有請御史大夫月兒魯言舊制中書省樞密  
院御史臺宣政院許得自選其人他司悉從中書銓擇近



臣不得輒奏如此則紀綱不紊武宗嘉納之言中書省樞  
密院御史臺宣政院不得自選官員有成憲今監察御史  
廉訪司官非本臺公選而從諸臣所請自內降昔非祖宗  
成法武宗曰九若此者卿等其勿行

元武宗聽臺省言振舉紀綱 元史

武宗時中書省臣言今銓選錢糧之法盡壞廟宗藏空虛中  
都建城大都建寺及為諸買人營私第軍民不得休息爾  
者用度愈廣每賜一人輒至萬定惟陛下矜察又言錢糧  
錢糧諸司乞毋干預武宗曰已降制書令諸人毋干中書  
之政他日或有乘朕忘持內降文記及傳旨至中書省  
其執之以來朕將加罪

元武宗追收回虎符 元史

武宗時中書省臣言收回商人持爾書佩虎符與馬名  
求珍異既而以一豹上獻復邀回賜以此甚衆臣等議虎  
符國之信器驛馬使臣所需今以畀諸商人誠非所宜乞  
一槩追之武宗制可

元武宗遵舊制 元史

武宗時皇太子言宣政院先奉旨毆西番僧者截其手罰  
之者斷其舌此法昔所未聞有乖國典且於僧無益僧俗  
相犯已有明憲乞更其令又言宣政院文案不檢覈於憲  
章有礙遵舊制為宜並從之

元武宗聽公議入奏 元史

元武宗時右丞相塔剌海左丞相塔思不花言中書省庶  
務同僚一二近侍往往不俟公議即以上聞非便今後事

無大小請共議而後奏武宗曰卿等言是自今庶政非公議者勿奏

元仁宗用張珪之言元史

仁宗以楊朵兒只為宣徽副使有言近臣受賄者仁宗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時張珪為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朵兒只言于帝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諍臣父矣張珪真中丞也帝喜竟用珪言拜朵兒只為侍御史

元仁宗聽言擇用師保元史

仁宗延祐六年監察御史李木魯那等言皇太子位正東宮既立詹事院以總家政宜擇年德老成道義崇重者為師保資贊俾盡心輔導以廣緝熙之學制曰可

元仁宗從趙簡古別求請官元史

元仁宗時御史中丞趙簡古言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選賢教陳道義今李銍侍中宮說書未諳經史請別求碩學分進講讀實宗社無疆之福仁宗制可

元泰定帝造佛寺元史

元泰定帝時中書省言養給軍民必藉地利世祖建大宣文弘教等寺賜水當時已號虛費而成宗復構天壽萬寧寺較之世祖用增半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華普慶租權所入益又心焉英宗鑿金山開寺損兵傷農而卒無益天土地祖宗所子孫當共惜之臣恐茲後藉為口實妄興工役徵福利以逞私欲惟陛下察之帝嘉納焉

元仁宗臺臣之諫元史

仁宗延祐四年五月七日申監察御史言比年名爵冒濫太

尉司徒國公接跡于朝昔奉詔裁罷中外莫不欣悅近聞  
禮部奉旨鑄太尉司徒司空等印二十有六此輩無功於  
國載在史冊貽笑將來請自今門閥貴重勲業昭著者存  
留一二餘並革去制曰可

元泰定帝納省臣言罪人不孥元史

元泰定帝時中書省臣言凡有罪者既籍其家貨又沒其  
妻子非古者罪人不孥之意今後請勿沒人妻子泰定帝制  
可

元文宗嘉納士弘之言元史

文宗時監察御史撒里不花鎖南八于欽張士弘言朝廷  
政務賞罰為先罪既明天下斯定國家近年自鐵木迭  
兒竊位擅權假賞以遂其私綱紀始紊迨至泰定爵賞

益濫比以兵興用人甚急然而賞罰不可不嚴夫功之  
下過之重輕皆係天下之公論願命有司務合公議明示  
黜陟功罪既明賞罰攸當則朝廷肅清紀綱振舉而天下  
洽矣文宗嘉納之

元文宗嘉納大至也元史

元文宗幸護國仁王寺泛舟玉泉監祭御史蓋苗進曰今頻年  
不登邊隅不靖政當恐懼修省何暇逸游以臨不測之端乎帝  
嘉納之賜以對衣上尊即日還宮臺臣擬苗會准東廉訪司事  
以聞帝曰仍留蓋御史朕欲聞其謫言也

元順帝郊祀惠民元史

元順帝時鐵木兒塔識陞平章政事伯顏罷相庶務多所更張  
鐵木兒塔識盡心輔贊二年郊鐵木兒塔識言大祀竣事

有實惠及民以當天心乃賜民明年田租之半

元順帝納普魯台言示廣讓元史

順帝詔封馬札兒台為忠王及加答刺罕之號馬札兒台辭  
監察御史普魯台言右丞相馬札兒台辭答刺罕及王爵多  
號宜示天下以勸廉讓從之

鎮南王用言平賊元史

鎮南王帖木兒不花世祖孫也順帝至正十二年廬州境內賊  
起淮西廉訪使陳思謙言于帖木兒不花曰王以帝室之胄鎮  
撫淮甸豈宜坐視且府中官屬及怯薛丹人等數甚多必有  
可使摧鋒陷陣者惟王圖之帖木兒不花大悟其言曰此吾責  
也即命以所部兵及諸王乞塔歹等分道擊賊擒其渠帥  
廬州境內皆平

### 治道

為治國之道理

晉悼公謀息民左傳

晉悼公歸國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  
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析  
以勞更實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  
駕而楚不能與爭

楚子使然丹撫民左傳

楚子使然丹簡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  
收介特救災患有孤寡赦罪戾語姦慝舉淹滯禮新叙舊錄勳  
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  
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李雄簿賦晉書

蜀主李雄字仲儁晉永興元年潛稱成都王性寬厚簡刑約法甚有名稱氏符成文隗既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待納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故歸之者相尋雄乃興學校置史官聽覽之暇手不釋卷其賦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閭門不閉無相侵盜

金世宗隆平 全史

金世宗之立雖由勸進然天命人心之所歸雖古聖賢之君亦不能辭也蓋自太祖以來海內用兵寧歲無幾重以海陵無道賦役繁興盜賊滿野兵甲並起萬姓盼盼國內騷然老無留養之丁幼無顧後之憂顛危愁困待盡朝夕世宗久典外郡明楊

亂之故知吏治之得失即位五載而南北講好與民休息於是躬節儉崇孝弟信賞罰重農桑慎守令之選嚴廉察之責部任得職分國之請拒趙佗罷屬縣之獻率藝為治夜以繼日可謂得為君之道矣當此之時群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歲斷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號稱小堯舜此其効驗也然舉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于訓辭而群臣偷安苟祿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惜哉

金章宗旌孝 金史

金章宗詔賜棣州孝子劉瑜錦州孝子劉慶祐絹粟旌其門閭復其身上因問宰臣曰從來孝義之人曾官使者幾何左丞守貞對曰世宗時有劉政者嘗官之然若輩多淳質亦及事上曰豈必盡然孝義之人素行已備稍可用即當用之後雖有希覬

作偽者然為為孝義猶不失為善可檢勘前後所申孝義之人如有可用者可具以聞

元世祖條格 元史

元世祖詔新立條格省併州縣定官吏負數分品從官職給俸祿頒公田計月日以考殿最均賦役招流移禁勿擅用官物勿以官物進獻勿借易官錢勿擅科差役凡軍馬不得停泊村坊詞訟不得隔越陳訴恤鰥寡勸農桑驗兩澤平物價具盜賊囚徒起數月申首部又頒陝西四川西夏中興北京三處行中書條格定立諸王使臣驛傳稅賦差發不許擅招民戶不得以銀與非授下人為幹脫禁口傳教旨及追呼省臣官屬

元世祖化及蠻夷 元史

世祖皇帝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能以夏變夷立經

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

元仁宗治遵成憲 元史

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妙悟釋典嘗曰明心見性師教為深脩身治國當遵為切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平居服御質素澹然無欲不事游畷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進顏色行宗成動輒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太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其孜孜為治一遵世祖之成憲云

訪求治道

訪問賢人治國道理

禹垂鞞聽規 事文類聚

禹以五音聽政縣鍾鼓磬鐸置鞞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

人以道者擊鼓喻寡人以義者擊鐘告寡人以事者振鐸告寡人以憂者擊磬有獄訟告寡人者搖鞀

唐太宗諮訪政教萬年龜鏡

唐太宗貞觀初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遺箭前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孤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猶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為治之意固未及於弓弓猶失之何況於治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諮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

唐太宗召名儒商略政事萬年龜鏡

唐太宗銳意經籍自秦王府開文學館召天下名儒杜如晦等

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於正殿之左置弘文館悉令內學士入宿直雖朝之隙引入內殿討論墳典商略政事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至夜分乃罷

宋孝宗欲詢政事闕失宋史

孝宗清燕每訪政事嘗謂刑部侍郎兼崇政殿說書汪大猷曰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思與卿等款語知朝政闕失民情利病苟有所聞可極論之

元世祖召王鶚進講元史

金義宗正大元年王鶚中進士第天興二年金主遷蔡詔尚書省移書恒山公武仙進兵金主覽書問誰為之右丞完顏仲德曰前翰林應奉王鶚也曰朕即位時狀元耶召見惜擢用之晚遂復授尚書省右司都事陞左右司郎中三年蔡階將被殺萬戶

張柔聞其名救之輦歸館于保州甲辰冬元世祖在藩邸訪求  
遺逸之士遣使聘鶚及至使者數輩迎勞召對進講孝經書易  
及齊家治國之道古今事物之變每夜分乃罷世祖曰我雖未  
能即行汝言安知異日不能行之耶

元世祖問竇默治道元史

世祖在潛邸遣召竇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而  
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三綱五  
常為對世祖曰人道之端孰大於此失此則無以立於世矣默  
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  
正一日凡三召與語奏對皆稱旨自是敬待加禮不令暫去左  
右

元世祖問道元史

元世祖諱忽必烈睿宗第四子仁明英睿事太后至孝尤善繼  
下帝在潛邸思太有為於天下延蕃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  
問以治道

元裕宗訪問宰臣為治元史

元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諱真金世祖嫡子也少從姚樞竇默受  
孝經及文卷世祖大悅設食饗樞等中統三年封燕王守中書  
今丞相史天倪入啓事王曰我幼未嘗習祖宗典則閑於政體  
一旦當大任惟汝著德賴焉復諭贊善王恂曰省臣所啓等國  
事也爾宜入與聞之四年兼判樞密院事至元初省臣奏請王  
署勅每月必再至中書於是王將入中書乳母進新衣笑却之  
曰吾何事羨觀也每與諸王近臣習射之暇輒講論經典若資  
治通鑑貞觀政要王恂許衡所述遼金帝王行事要畧下至武



經等書從容聽言之間苟有允愜未嘗不為之洒然改容時侍  
經惺者如王恂白棟皆朝夕不出東宮而待制李謙太常宋徽  
尤加咨訪蓋無間也

裕宗辟倪堅訪問古今得失元史

至元二十二年裕宗在東宮遣使辟宋工部侍郎倪堅于開元  
既至訪以古今成敗得失堅對言三代得天下以仁其失也以  
不仁漢唐之亡也以外戚閣堅宋之亡也以姦黨權臣太子嘉  
納賜酒日晏乃罷

## 論治道

議論治國道理

武王太公論為治說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為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

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歿也武王曰何為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  
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為以人  
言為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  
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為國何如太公對  
曰其為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  
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漢宣帝論雜霸道前漢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宣帝即位八歲立為太子壯大柔仁好  
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  
譏辭語為罪而誅嘗待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  
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  
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

守何足委任迺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 制度 國家制立法度者

歷代帝王樂制事文類聚

黃帝作威池顓帝作六莖帝嘗作五莖堯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

大禹治室造井

禹既有天下乃納言聽諫安民治室居靡山伐木為邑畫作印橫木為門調權衡平斗斛造井示民以為法度

周成王置節事文類聚

周成王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轄之

杜子春云蕩當為怒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

始皇議定名號史記

秦始皇二十六年謂丞相王綰御史大夫馮劫廷尉李斯曰寡人以眇眇之身與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則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

趙武靈王變胡服 戰國策

趙武靈王平晝間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  
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  
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勳有  
明占先世之功為人臣者窮有勞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  
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翟之鄉而  
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  
往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  
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  
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始毋  
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舜舞有  
苗而禹禪人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  
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

悉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  
我者則胡服之攻未可知也雖歐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  
之王遂胡服

漢世制樂事文類聚

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  
山夫人所作也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  
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  
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  
始四時五行之舞

漢武帝始用樂舞祭祀史記

漢武帝時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  
秦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

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笙工候瑟自此起

太宗論樂 事文類聚

唐興即用隋樂武德九年詔太常少卿祖孝孫等定樂既成奏之太宗謂侍臣曰古者聖人必情以作樂國之興廢未必由此杜淹曰陳將亡也有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有伴侶曲聞者悲泣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以是觀之亦樂之所起帝曰夫聲之所感各因人之哀樂將亡之政其民苦故聞以悲今玉樹伴侶之白尚存為公奏之知必不悲魏徵奏曰孔子稱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在音也

唐玄宗制樂 事文類聚

玄宗即位新聲散樂倡優之技有諧謔而賜金帛未嘗若揚

樂 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灑唯霓裳羽衣曲將畢引聲益緩

宋太宗詔親王位宰相下 宋文

太宗太平興國七年詔自今宰相班宜在親王上宰相宋琪李昉請遵舊制不允宋琪等懇請久之上曰宰相之任實總百揆與群司禮絕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廣平郡王元佐等尚幼欲其知謙損之道卿等無固讓也雍熙二年元佐被疾以元僖為開封尹兼侍中進封許王加中書令上為娶隰州團練使李謙溥女為夫人因謂宰相曰朕常與諸子今姻偶皆將相大臣之家六理具備得不自重乎淳化元年宰相呂蒙正復言乞班諸王下詔不允

宋仁宗制樂 事文類聚

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一律皇祐中又使胡夔等考  
正范鎮與司馬光皆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  
萬言自以為獨得於心元豐三年凡神考詔鎮與劉几定樂公  
曰定樂當先王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  
音鎮作律尺合升斗夏區斛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員黍以  
定黃鍾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羅局賜  
養有加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司馬君實嘗謂人曰吾  
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  
不能相一

宋神宗制度精微事文類聚

神宗留意於軍器設監命侍臣董之前後講究制度無不精微  
卒著為式合一百一十卷辦材一卷軍器七十四卷什物二十

一卷雜物四卷添修及造弓弩式一十卷

元世祖命東忠為成憲元史

元世祖命劉秉忠相地於桓州東灤水北建城郭于龍岡至元  
三年而畢名曰開平繼升為上都而以燕為中都四年又命秉  
忠築中都城始建宗廟宮室八年奏建國號曰大元而以中都  
為大都他如頒章服舉朝儀給俸祿定官制皆自東忠發之為  
二代成憲

謹名分

謹守名分不輕與人者

定王不見晉使左傳

成公二年晉侯使鞏朔獻燕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  
鑿矣戎狄不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

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  
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懼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  
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  
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  
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  
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  
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

周襄王不許晉隧國語

周襄王十九年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其黨啓狄人狄人遂入  
周襄王乃出居于鄭晉文公納之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郊王勞  
之以地辭請隧焉王不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  
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

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馭又  
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  
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歌繼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  
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  
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  
主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  
敢有愛先民有言曰改王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  
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  
辟旅於裔土何辭之有與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  
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  
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  
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

既而還

群書彙考淵海卷之四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F.O.C.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五

君門

問政

問治國之政事者

湯問伊尹公卿大夫士之道

說苑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堤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為九卿故



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彊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又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湯問公卿大夫士知有道否 說苑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況無法度而任已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群生潤澤草木肯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

文王問呂尚為天下說苑

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

武王問太公更法者何說苑

武王問於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為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為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武王問太公治國之道說苑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義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

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雋後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如之則怒之也故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不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

武王問太公賢君治國說苑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官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媼憲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歲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周成王問何德而民親說苑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

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人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夏殷之臣反讐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秦穆公問得國失國之道 說苑

秦穆公問問由余曰古者明三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盥啜於土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為食器斬木而斲之銷銅鐵脩其刃猶漆黑之以為器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為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繒帛為茵褥籩勺有彩為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

夏殷周受之作為大器而違九斂食器彫琢籩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

齊桓公問管仲治道 國語

鮑叔薦管仲桓公使人請魯縛至於齊桓公親迎之于郊而與之坐而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軍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遊車之前戕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美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群叟比較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端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

毛以為民紀統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仲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唯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今夫士群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今夫工群萃而州處審其四時卜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且暮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

今夫商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輶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為貴日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類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今夫農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果除田以待時耕而疾耨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鍤以旦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襍裋露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肢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心足類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曰定人之

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  
 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  
 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固起按以為三官臣立三宰立三  
 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衛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豈  
 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脩舊  
 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資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  
 公曰諾遂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  
 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  
 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  
 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  
 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為之若何  
 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

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一里為  
 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  
 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為卒更  
 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  
 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軍中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  
 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  
 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  
 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是  
 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  
 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  
 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解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

齊桓公問何以治國 說苑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莞子今年老矣為奔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為戒本也

晉文公問何以救饑國語

晉饑文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蔽出如入何匱之有公使為箕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

晉文公問治國易難國語

晉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治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焉

晉平公問師曠人君之道說苑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

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景公問仲尼秦穆之霸史記

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殺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

齊侯問晏子為政何患說苑

齊侯問於晏子曰為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造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言則善無由入矣復稟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稟之君不對而續

口操矜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饑寒乎天以我為聖人也及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

魯哀公問孔子為政孔子家語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省力役薄賦歛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衛靈公問政孰為務說苑

衛靈公問於史鱄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為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鱄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為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報復以行之一鬪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為非也此其為殺人亦與

矣故曰司馬為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  
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二年而有扈  
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  
鳴故曰教為務也

衛君問士何以不至說苑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  
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  
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鷄矣雖有香餌而不能  
致者害之必也

齊宣王問人君之事說苑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  
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

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  
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魏文侯問起刑之源說苑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  
凡奸邪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  
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  
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  
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  
窮者為奸邪而富足者為淫佚則驅民而為邪也民以為邪因  
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為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  
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為法服也

魏文侯問李克為國說苑



魏文侯問李克曰為國如何對曰臣聞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嘗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為榮華入則脩竿瑟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謂奪淫民也

唐太宗問玄素為政 唐書

張玄素授景州錄事參軍太宗即位問以政對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且萬乘之尊身決庶務日斷十事五不中中者信善有如不中者何一日萬機積其失不亡何待若上賢右能使百司善職則高居深拱疇敢犯之隋末盜起爭天下者十數餘皆保城邑以須有道聽命是欲肯上怙節者果鮮特人君不能安之而挺之亂也以陛下聖神跡所以

唐太宗問德威明刑 唐書

唐太宗貞觀初劉德威歷大理卿綿州刺史政號廉平百姓左石頌德尋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入為大理卿帝問曰比刑網變密咎安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寬猛視主之好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為自營計非有教使然也帝然其言

高宗問來濟馭下所宜 唐書

來濟顯慶初兼太子賓客進爵為侯高宗嘗從容問馭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

即有食夏不奪蠶工即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馭下之宜也於  
時山東後丁歲別數萬人又議取庸以償顧紛然煩擾故濟對  
及

德宗問為政寬猛 唐書

德宗嘗問政之寬猛孰先權德輿對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  
為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始禁鞭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  
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帝曰誠如  
公意德輿善辨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為輔相寬和不  
為察察名

唐文宗召訪問政理事文類聚

唐文宗太和初趙宗儒進太子太傅帝召訪政理對曰堯舜之  
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之帝納其言

金世宗問賦 金史

魏子平字仲均世宗大定六年拜參知政事上問子平曰古者  
稅什一而民足今百一而民不足何也子平對曰什一取其公  
田之入今無公田而稅其私田為法不同古者有一易再易之  
田中田一年荒而不種下田二年荒而不種今乃一切與上田  
均稅之此民所以困也上又問曰成卒遺亡物故今按物力高  
者補之可乎對曰富家子弟駸懦不可用守成歲時求索無厭  
家產隨壞若按物力多寡賦之募材勇騎射之士不足則調兵  
家子弟補之庶幾官收實用人無失職之患上從之

金世宗問程輝言事如何 金史

程輝侍朝世宗曰人嘗謂卿言語荒唐今遇事輒言過於王蔚  
顧謂宰臣曰卿等以為何如皆曰輝議政可否略無隱情輝對

曰臣年老耳聾第患聽聞不審或失奏對苟有所聞敢不盡心  
章宗問宣帝綜核名實之道 金史

守真章宗時拜參知政事頗銳意於治嘗問漢宣帝綜核名實  
之道其施行之實果何如守真誦樞機周密品式詳備以對上  
曰行之果何始守真曰在陛下厲精無倦耳

# 論功

論臣下之功勞者

晉文公論狐偃萬世之功 史記

晉文公渡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  
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  
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柰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  
世之功乎是以先之

漢高帝以蕭何功第一 前漢

漢高帝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功不  
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鄴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  
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  
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  
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  
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  
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  
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  
莫敢言

漢高祖大蕭何功 前漢

高祖封功臣奏定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

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心欲以蕭何第一關內侯鄂千秋時為  
者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特之  
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眾跳身遷者數矣然蕭何常從  
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之絕者數矣  
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之  
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  
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柰何欲以一旦之  
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  
何第一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  
功雖高待鄂君迺得明於是進封鄂千秋為平安侯

晉武帝思羊祜之功

晉書

晉武帝羊祜卒後而吳平群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

之功也因以尅定之功策行祜廟

唐太宗不私叔父

唐書

太宗時以房玄齡為中書令第功班賞與杜如晦長孫無忌等  
功第一餘皆次敘封拜帝顧群臣曰朕論功定封恐不能盡各  
與朕言毋諱淮安王神通曰義師起臣自取先今玄齡等以刀  
筆吏居第一臣所未喻帝曰叔父兵誠先至結末嘗躬行陣故  
多奔敗玄齡等有決勝惟幄定社稷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  
叔父親顧不可緣私與功臣競先後爾初立師利等皆怙功獲  
袂或指畫自陳見神通愧屈乃曰陛下至公不私其親吾屬可  
妄訴邪

報功

報臣下有功於國者

子文賞得臣 左傳

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類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魯僖公賞館人 國語

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魯僖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諸侯莫不喜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固班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班長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少安恐無及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為多既及復命為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累雖貴罰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晉文公三賞史記

晉文公歸國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稱我以行立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于晉人聞之皆說

晉文公行賞先德後力 說苑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及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谷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及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誌為我言之君谷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不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義蕃後我使我不得為

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為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為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為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輿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禮不越此之謂也

晉文公賞功先雍季說苑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

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晉侯賜魏絳

魯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師師觸師觸廣車輶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鑄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賡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

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歲在盟府不可廢也子真受之魏終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魯襄公享荀偃左傳

魯襄公十九年公至自伐齊晉人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彊我田取邾田自漣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

趙襄子以高赫受上賞說苑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

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云

漢武帝褒封功臣前漢

武帝時李廣利旌軍還入玉門物故者衆帝以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過下詔曰匈奴為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共要絕大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為門守禦危須以而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中郎將胡及身毒國使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汧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士大夫徑度獲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為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封斬郿成王者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功最多為光祿大夫上官桀敢深入為少府李哆有計謀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

漢宣帝厚葬霍光 前漢

漢宣帝時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  
大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  
塚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  
黃腸題湊各一具椁木外臧椁十五具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  
度載光尸柩以輜輶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  
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  
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為樂平侯以奉車  
都尉領尚書事

漢宣帝圖畫功臣於麒麟閣 前漢

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西圖畫其人於麒  
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

博陸侯姓霍六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  
頤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  
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  
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  
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  
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漢宣帝褒封甘延壽 前漢

漢宣帝時甘延壽為郎試弁為期門以材力愛幸稍遷至遼東  
太守免官車騎將軍許嘉薦延壽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  
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

漢成帝爵賞會宗 前漢

漢成帝元延中復遣段會宗發戍已校尉諸國兵即誅未振將